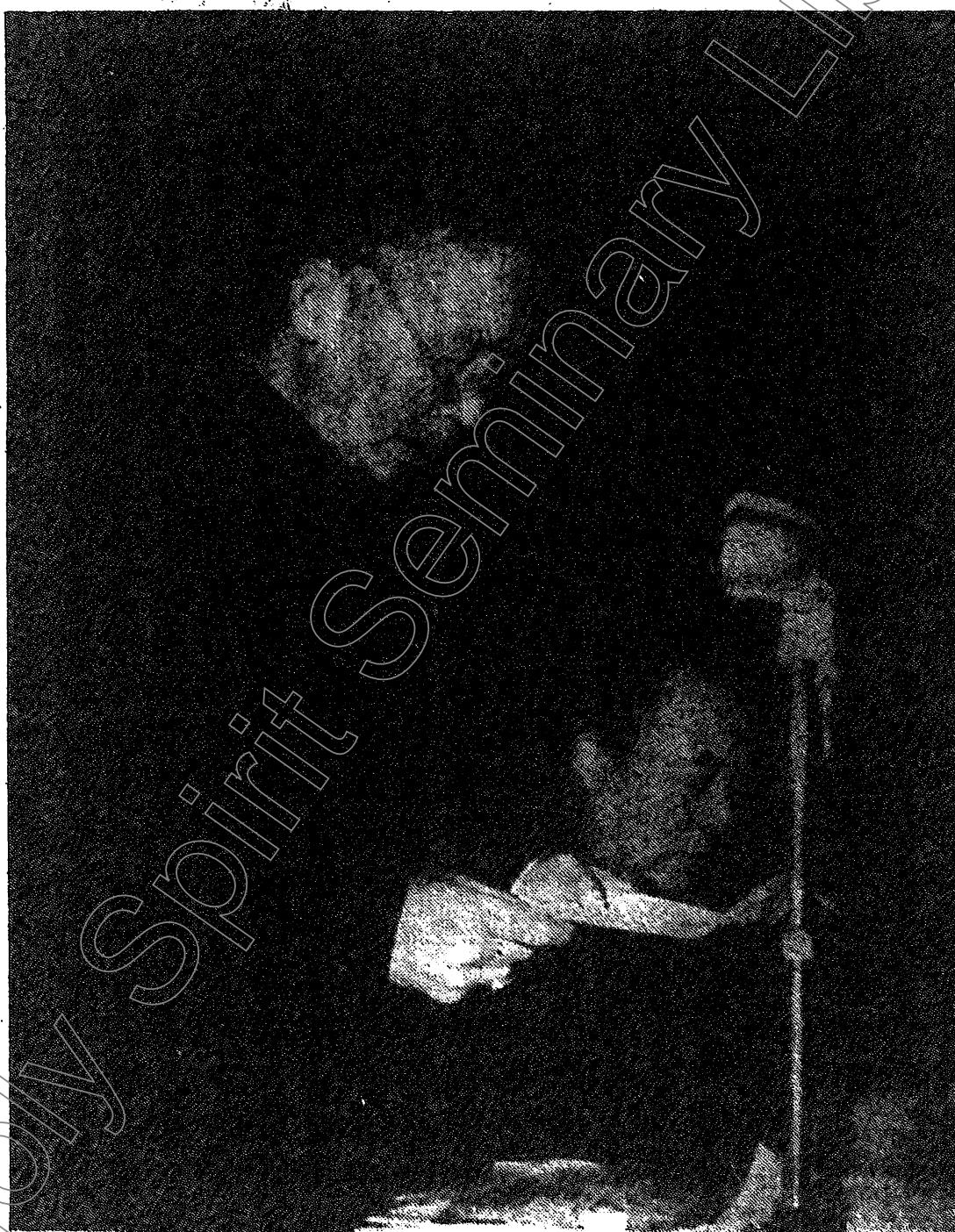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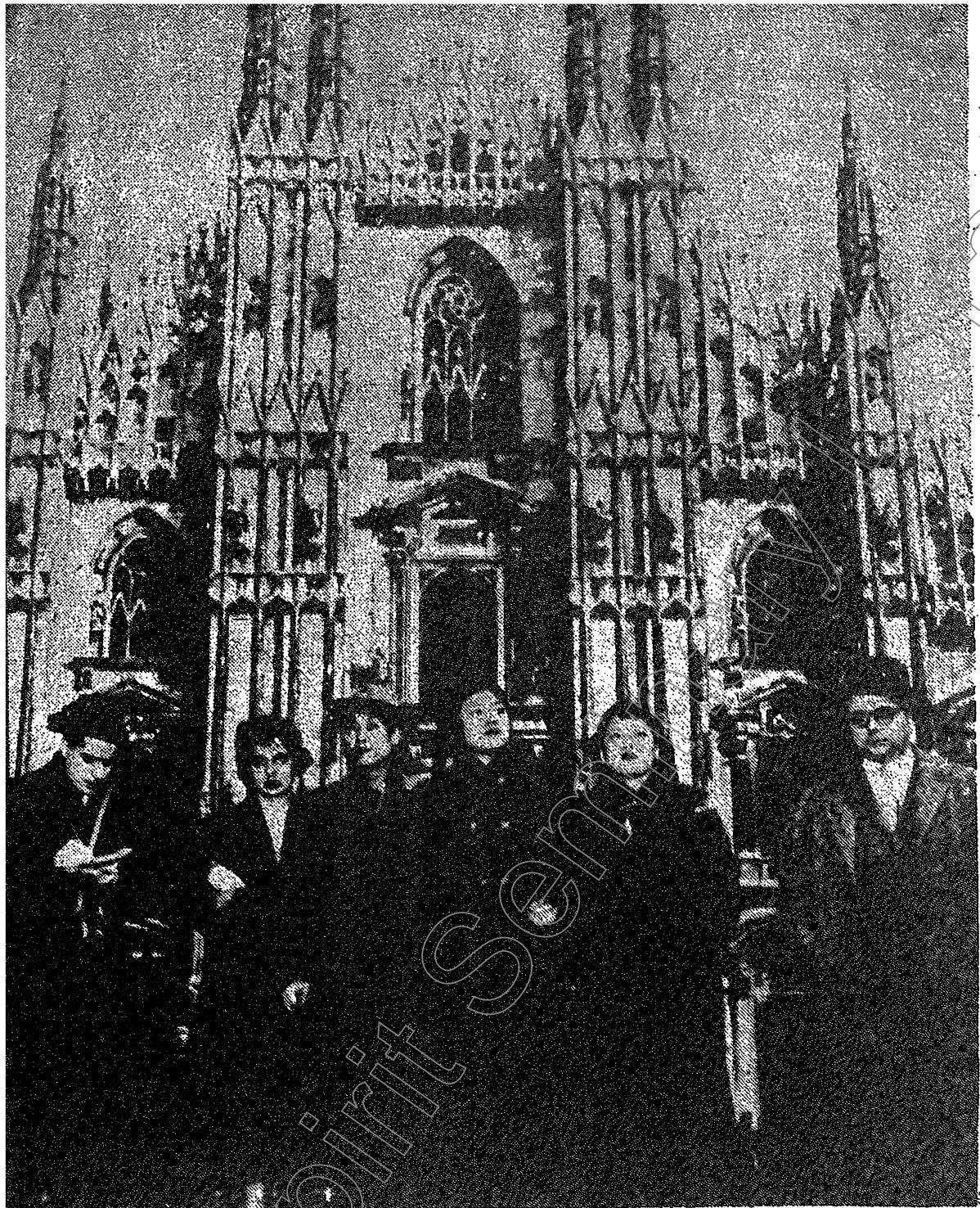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復活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復活



1957年 第6期 3月16日
(總第135期)



我國雜技團在意大利米蘭城的主教座堂前參觀
(新華社稿)

封面：王文成主教在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發起人（擴大）
會議上致開幕詞

1957年第6期(總第135期)目錄

- 半月談：用實際行動來迎接全國性愛國會的誕生 (2)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發起人(擴大)會議閉幕 (4)
擁護成立全國性愛國組織
 爲早日成立全國愛國會而努力 郭正基神父 (6)
 在愛國愛教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張博魯神父 (8)
 像保護眼珠一樣保護我們的勝利果實 盧子牛 (9)
 無錫總鐸區全體傳教先生的一封信 (10)
 擁護者題名 (11)
講道台：聖若瑟主保占禮 李蔭桃神父 (13)
這是必須澄清的問題 黃曉夫 (16)
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討論
 爲什麼不能“相提並論”？ 張稷若 (25)
從“七十日之主日”談起 王師德神父 (31)
在天津西開聖堂看到的 陸瑪利亞口述 通谷記 (34)
對國家的一點小貢獻 吳東辰 (37)
各地簡訊 (39)
國外短訊 (40)

度 帶

(半月刊) 1957年第6期(總第135期) 3月16日

定價：每冊0.10元 (每月1日、16日出版)

訂閱價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 (天津市新華區西寧道9號)	3. 個月 6期 0.60元 6個月 12期 1.20元 1年 24期 2.40元
印 刷 者	天津聯合印刷廠 (天津市河北區復興道90號)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國外及掛號另訂)
	天津市郵局新聞稿件零寄整付登記收可證第40號	

用實際的行動來迎接 全國性愛國會的誕生

在今年2月12日至16日間舉行的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發起人（擴大）會議，已經通過了決議：不再經過成立籌備委員會的階段，直接成立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這一決定反映了這樣的事實：自從去年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預備會議舉行以來，我們的愛國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有了飛速的進展，廣大神長教友愛國愛教的熱情有了空前的提高。愛國運動的飛速進展與神長教友愛國愛教熱情的空前高漲，給全國性愛國會的早日成立提供了最為有利的條件。我們可以預期，在不久的將來，為全國神長教友所殷切盼望的全國性愛國會即將誕生，愛國運動將從此步入新的境地。我們為此而慶幸，為此而歡呼！

溯自六年多以前，愛國愛教的星星之火，從遠在內地的四川廣元迸出火花以來，不數年間，至今日已發展成為熊熊的怒焰。而在這由火花到怒焰的過程中，又遭到多少次撲滅的企圖。但是，光明與正義的火花是不怕任何惡勢力的冷水的，它終於以燎原之勢，燃遍了祖國廣闊的土地。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今天的熊熊的怒焰，更會一天天地愈燃愈旺，把一切敢於

打算撲滅它的人燒得焦頭爛額；同時也會使曾被玷污的聖教會，像“火鳳凰”一樣，展開它光彩奪目的羽毛，以嶄新的姿態出現於祖國壯麗的山河之上。我們為此而慶幸，為此而歡呼！

在全國性愛國會誕生的前夕，我們向全國各地的神長教友們建議：用實際的行動，來迎接這一新生的嬰兒，因為這新生的嬰兒是幾年來各地神長教友們努力奮鬥的成果、血汗的結晶；而它的誕生更將帶給我們無窮的喜樂與無限的光明與希望。

我們希望神長們，除了在傳教的工作崗位上積極率領教友們熱心恭敬天主、感謝天主所賞給我們的殊恩之外，更要積極地向教友們作愛國主義的宣傳，鼓勵他們為祖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加強保衛世界和平的力量。

我們希望在各自不同工作崗位上的教友們，積極發揮創造性，盡力挖掘潛在能力，爭取在愛國行動上得到更大的光榮，以身作則地向廣大人民證明我們天主教友在愛國上並不後人；增產節約，為從各方面超額完成國家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努力！

我們希望各地愛國會，更加緊密地團結各地的神長教友，發揚愛國精神；並積極開展各種工作與活動，推進愛國運動！

讓我們積極響應發起人（擴大）會議決議中所提出的號召：“本着愛國愛教的精神，積極行動起來，迎接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的誕生，為共同完成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光榮任務而努力！”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 發起人(擴大)會議勝利閉幕

各地主教、代主教、副主教、神父、教友55人參加了會議

通過了關於建立全國愛國會步驟的決議

2月12日至16日，在首都北京舉行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發起人（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除原有37位發起人外，還邀請了皮漱石總主教、宗懷謨主教和胡文躍教友等20人參加。其中2人請假，實出席會議者55人。

2月12日上午9時，會議正式開幕。在通過主席團名單及會議日程後，即由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籌備處主任王文成主教致開幕詞；籌備處副主任李伯漁主教作了關於籌備處半年來工作情況及關於成立全國愛國會意見的報告；籌備處副主任董文隆代主教作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章程（草案）及說明的報告。

會議的第二日（2月13日），國務院宗教事務局何成湘局長應邀在會上作了關於國內外形勢和宗教政策的講話。會議接着進行了三天的小組討論和大會發言。在討論和發言中，大家一致反映：幾年來，各地神長教友，通過反帝愛國運動，政治覺悟有了顯著提高，尤其在去年7月召開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預備會議以後，廣泛地進行了傳達和討論，廣大神長教友對發起建立全國性愛國組織，表示熱烈擁護，並要求早日成立。因此，我們的會議決定不必經過成立籌備委員會階段而直接成立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是非常適當的。與會神長教友，並對籌備處半年來與各地愛國組織和神長教友進行聯系，商討建立全國愛國會的問題，以及接待來訪的神長教友反映意見要求等工作，表示滿意。同時對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章程（草案），在討論中，也發表了許多寶貴的意見。關於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根據大家親身體驗，一致認為：政府幾年來是一貫執行了的，同時看到政府為了進一步貫徹宗教政策，正採取了愈來

愈多的有效措施，因此，更加相信聖教會在新中國，確有光明前途。但是，也正如大家所說，貫徹宗教政策不應看作只是政府方面的事，我們神長教友也應該採取正面、積極主動的態度，協助政府貫徹宗教政策。

2月16日，舉行最後一次全體會議，由籌備處副主任易宜化主教宣讀了大會決議（草案）（決議全文另發），全體與會人員以無比興奮的心情，一致舉手通過了關於建立全國愛國會的步驟的決議。最後，由皮漱石總主教致閉幕詞，會議在團結的氣氛中勝利結束。

會議接到了北京、上海、天津、武漢等許多地區的神長教友和愛國會的賀電和賀信。

2月17日，出席會議的全體人員，同北京教區的神長教友2000餘人，在北京西什庫總堂參加了由王文成主教主禮的大禮聖體降福，感謝天主的大恩，並虔求天主賞賜我們愛國愛教工作順利進行。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發起人（擴大）會議決議

本年2月12日至16日，我們來自全國各地的55位神長教友，在北京舉行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發起人（擴大）會議。會議上，我們聽取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籌備處半年來的工作情況及關於成立全國愛國會意見的報告，縝密地討論了當前全國天主教友愛國運動的情況和經驗，大家對籌備處半年來的工作，一致表示滿意；並認為幾年來中國天主教友的愛國運動，已經取得了巨大成績，神長教友的愛國主義覺悟，有了顯著提高，尤其在1956年7月召開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預備會議之後，各地經過傳達和討論，廣大神長教友愛國愛教的熱情，愈形高漲，對發起建立全國性的愛國組織，表示熱烈擁護，並要求早日成立。我們根據當前各地愛國運動的新發展，和神長教友的迫切期望，決定不再經過成立籌備委員會的階段，而直接成立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並將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籌備處，改為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處，為成立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進行籌備工作。

我們熱切期望全國神長教友，本着愛國愛教的精神，積極行動起來，迎接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的誕生，為共同完成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光榮任務而努力！

1957年2月16日

擁護成立全國性愛國組織

爲早日成立全國愛國會而努力

陝寧教區陝寧總本堂司鐸 郭正基神父
陝寧教區愛國會副主任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的成立，將是我們天主教友愛國運動中的一個重大步驟。它不僅要清算帝國主義百年來利用中國天主教的醜惡歷史和純潔我們教會，而且從保衛世界持久和平和動員全國教友參加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角度說，也是非常必要的和適時的。

誰都可以看到，現在全人類所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壯大保衛和平力量，制止另一次具有毀滅性的世界大戰的發生。現在，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善良人民，不分民族和種族，不分政治見解和宗教信仰，都已投入了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因爲人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體驗到戰爭的意義。在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們憤怒的指斥下，以美帝國主義爲首的侵略陣營挑起戰爭的陰謀雖一再破產，然而戰爭的威脅並沒有最後的被打退，戰爭的陰影還籠罩着整個世界。

只有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繼續加強團結，對帝國主義國家一切陰謀詭計時刻保持高度警惕，堅決扭起保衛和平的重大任務，和平才能有保證。我們中國天主教友的反帝愛國保衛和平的運動，幾年以來雖有相當的發展，但是從保衛世界和平的角度來看，貢獻並不很大。這是因爲各地愛國會缺乏統一領導。因此，全國愛國會的成立，必然會把我們400萬中國天主教徒和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緊緊地團結在一起，參加保衛和平的鬥爭，使我們天主教教友堅決保衛世界持久和平的呼聲，響徹全世界。這不僅符合全體人類和我們國家的最大利益，並且符合我主基督博愛的崇高教義。

其次，我們祖國正在進行規模宏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我國的工業基地將很快地如花朵一樣開遍祖國的大地。正如毛主席所說：“我們正在作我們前人從來沒有作過

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的國際地位也已經得到空前提高，我們將永遠不會再是一個被人輕視的民族了。總之，我們時時處處可以感到祖國建設的氣息和活躍的脈搏。在這一切動人心弦的事業面前，全國人民，圍繞在黨和政府的週圍，以忘我的精神投入祖國的建設，為提前和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奮鬥。我們的國家無時無刻不向每一個愛國公民發出積極建設社會主義的莊嚴號召。在這種號召前面，我們中國的天主教徒，豈肯甘落人後，自絕於祖國，自絕於人民？固然，解放以來，從全國廣大教友中間湧現出不少愛國模範人物，他們以實際行動，響亮地回答了國家的這種號召。但是，從全國範圍來說，我們中國天主教友由於長期以來，深受帝國主義思想的影響，對建設祖國積極性，還遠遠落後於實際的可能和需要的後面。這是我們每一個中國天主教友應該引以為耻辱的。這種情況也應當引起我們的嚴重不安！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的成立，對這一方面將起有決定意義的推動作用。

根據目前實際情況，成立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的必要條件已經成熟，因為自從反帝愛國運動在全國

範圍內開展以來，廣大教友和神長們在人民政府多方協助和宗教政策的感召下，特別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鼓舞下，愛國覺悟有了顯著的提高。大家一致認識到愛國愛教是一致的，教會前途和國家的命運是緊緊相聯在一起的；中國有前途，在中國的天主教會也有前途。大家也一致認識到，只有國家繁榮富強了，只有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徹底擺脫帝國主義殘餘思想影響，天主教在中國才能真正得到廣揚。這樣就給早日成立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鋪平道路，掃清了思想障礙。我們中國天主教 400 萬教胞，既是耶穌的徒弟，也是祖國的公民，很難設想主耶穌基督的一個忠實信徒而不應該是一個愛國的公民，也很難設想一個真正愛國的教友而不是基督的忠實徒弟。因此，無論對反帝愛國保衛世界和平也好，或對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也好，我們中國天主教友所將表現的任何積極性，都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和支持。早日成立全國性愛國會，現在已經成為全國神長教友的普遍呼聲。因為它關係着整個在中國的教會的未來和每個教友的前途。讓我們大家為它的早日誕生和今後的工作而共同努力吧！

在愛國愛教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江蘇丹陽 張博魯神父

2月20—25日，南京教區神父、修女例會學習。在會上由出席北京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發起人（擴大）會議歸來的孫持方先生作了傳達報告。他說：全國性愛國組織的成立大會將在不久的將來在首都召開了，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我們聽到這個好消息後，都感到非常興奮愉快。這的確是一個好消息，是件大喜事，更是一件史無前例劃時代的可喜可賀的盛舉。這也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團結。全國神長教友都在渴望着這個全國性天主教友愛國會的成立。全國性愛國會的成立，不但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而且對全國各地神長教友們愛國愛教的精神給予很大的鼓舞和起着極大的作用。孫先生還說：“全國天主教神長教友團結起來，力量是不可估計的。”

以理而論，我們的聖教會應當是團結一致，才符合“猶如一身”的道理。可是在舊中國時代，中國各地教會內部是不團結的。由於帝

國主義分子控制教會，也會經多方面來利用過教會，因而形成被帝國主義分子割據的形勢。他們從中進行挑撥離間，使各教區不相往來，彼此詆毀，以達到他們長期奴役的目的。帝國主義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害，同樣地給我們純潔的聖教會蒙上一些污點。

自解放以來，通過反帝愛國運動，提高了我們的愛國主義思想覺悟。在黨和廣大人民支持下，我們擺脫了多年來帝國主義分子的統治，揭發和清除了在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從而保障了宗教界的愛國自由。在祖國偉大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共產黨領導的偉大統一戰線政策的光輝照耀下，我們教會團結起來了。過去我們愛國是受到種種阻礙的，是受到教外反動統治和教內帝國主義分子打擊的；現在我們是新中國的主人了，愛國是我們光榮職責，是我們神聖的權利，一切愛國活動及一切正當的宗教活動，非但受到保護，而且還要受到鼓勵。全國愛國會的成立也正充分的說明

這一點。我們要在大團結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加強我們愛國愛教的意志，也更相信今後宗教生活要過的更自由、更愉快。

最近以來，全國各教區內部呈現着新氣象：各級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不乏其人，各地新人新事也層出不窮。這種空前未有的新氣象，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今天才能實現。

神長教友們！為迎接和祝賀全國愛國會的成立，我們只有守候在全國愛國會的領導下，在愛國愛教的基礎上更加團結起來。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能辦好我們的教會，團結就能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一個自由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為建設祖國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吧！

像保護眼珠一樣保護我們的勝利果實！

·盧子牛·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即將正式成立。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傳出後，全國各地神長、教友莫不歡欣鼓舞，竭誠擁護。這種興奮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用說解放初期，就在三、五年以前，要想成立這樣一個全國性的愛國組織，那正如南京教區李維光代主教所說的，是“談何容易”！記得1951年反帝愛國運動剛在全國各地掀起後，就立即遭到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一系列的陰謀破壞，他們不但公開地污蔑愛國運動是“叛教”、“裂教”，肆無忌憚地濫用“神權”絕對愛國神長、教友，而且還無恥地投毒恐嚇

信，進行人身攻擊。一句話，他們想扼殺反帝愛國運動，想一手斷送聖教會的光輝前途。就在他們“爲了教會、爲了信德”的幌子下，不知奪走了多少家庭的幸福，葬送了多少青年的前途。只要聽一聽李文駁等人的控訴，看一看舒海雲的遭遇，想一想在那神聖的教堂中出現的那些反常的宗教活動，每一個正直，善良的神長、教友，是不能不疾首痛心、切齒痛恨的！

感謝仁慈之母——瑪利亞的保佑，廣大的神長、教友在熱愛祖國，熱愛教會的信念的鼓舞下，爲了堅持真理，爲了發揚聖教會的愛國傳統，忍受了來自各方面的冷嘲

樂訊，排除了前進道路上的重重障礙，歷經了打擊、利誘等嚴重考驗，終於開闢了一條光明大道，為廣揚聖教會創造了今天這樣有利的條件。也正是由於我們都會親身參加過這一場尖銳的鬥爭，也都會嘗過各種酸甜苦辣，遭遇過種種迫害，所以才更感到開闢道路之不易和獲得的成就的可珍可貴，因而，也才為渴望已久的全國性的愛國組織的成立而載歌載舞！

不久，全國各地的二百多位神

長、教友都要雲集首都，共商愛國愛教的大事。這是一樁大喜事，但是我們必須在歡慶的同時，還需要警惕敵人的破壞。我們全國神長、教友必須緊密地團結一致，像保護眼珠一樣來保護我們反帝愛國的勝利果實。讓我們熱烈地祈求全能的聖母瑪利亞，在她的庇護下使我們的愛國愛教運動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使我們的聖教會不斷地開放出芬香撲鼻的奇花異果！

無錫總鐸區全體傳教先生的一封信

編輯同志：

我們是南京教區無錫總鐸區各堂口的傳教先生。為了修繕靈魂增加神火，更好地協助神長做好傳教工作，我們在2月份的最後三天，集中在無錫三里橋若瑟堂舉行避靜神工。在靜中，我們念經默想，為祖國和聖教會虔誠祈禱，覺得神樂無窮。

出靜後，我們參加了無錫市天主教友愛國會召開的學習座談會。會議中間，從愛國會主任徐杰教友關於“南京教區神長修女學習例會”的傳達報告裏，知道我們渴望

已久的全國性愛國組織——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不久將在北京成立。這個喜訊，使我們欣喜若狂，得到莫大鼓舞。

反帝愛國是每個天主教友應有的愛國態度，展開愛國運動，是天主教友愛國的具體表現。愛國是人民的天職，是天主的誠命。因此，反帝愛國愛教事業，是正義的事業，正義的事業，天主必定降福，能得徹底勝利。

在全國各地神長教友在愛國運動勝利基礎上團結起來的今天，為了鞏固勝利，擴大團結，為了調動

天主教內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與全國六億人民一起，努力建設祖國而成立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是完全必要的；對世界和平事業，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熱烈擁護並祝賀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的成立。我們要用努力學習、加強團結、克己修德、熱心傳教、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領導教友增產節約勤儉辦好合作社、做好愛國愛教工作等具體行動，來迎接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的成立。同時，我們要用虔望彌撒、恭領聖體、熱心念玫瑰經等神工，為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求天主降福，聖母保佑。

此致
敬禮，並頌
主安！

江蘇省南京教區無錫總鐸
區全體傳教先生：

徐保貞 王大妹 許雅芳
張桂英 徐桂羣 王德景
王靜珍 徐金妹 錢桂秀
陳六妹 江桂寶 江益金
江金娣 王玲秀 劉秀寶
劉和妹 劉文秀 羅明珍
劉志義 劉鳳珍 陳惠珍
錢慧珍 梅根弟 馮秀妹

王德妹 錢 岳 錢方鴻
張翠琴 陸仲華 陸銀秀
馮琴珍 陳琴秀 錢能秀
江菊英 陳定金 徐秋芳
蔣荷芳 王鳳官 曹順興
范玲秀

擁護者題名

最近一個時期，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處收到各地來函擁護成立全國性愛國組織。茲將寫信的單位及個人列下：

武漢市天主教神長教友代表大會；河北趙縣本堂神父溫信之（代表大夫莊、秀才營全體教友）；江西贛州市天主教友愛國會第三屆代表會議；上海市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委會常委（擴大）會議；福建省莆田縣黃祖生神父和全體教友；四川南充專區神父宗炳亮、范導江、袁樂中、唐東和、王曉峰、王兆慶、王濟民、聶翼道、劉熙民、黃督光、何隱；天主教福州教區及福州市天主教友愛國會；陝西延安教區榆林本堂王振業，教友李永賢、劉敬齊、劉惠斌、趙懷德；正定教區正定東柏棠村樹林天主堂神父董耀漢；南京教區無錫總鐸區全體傳教先

生徐保貞等42人；湖北老河口教區
穀城石花街天主堂雷鳴夏神父；吉林
延吉教區代主教劉裕庭；河北省
沙河縣第三區北掌村龐廣善神父；
汕頭市天主教友社會主義建設積極
分子大會袁中希神父、林以忠神父
、黃中權神父及黃若磬教友等118
人；大荔教區全體神父及教友；四
川省瀘州專區全體神職人員；杭州
市天主教友愛國會；山西省長治市
神父白嘉、趙樹德、鹿俊榮及全體
教友代表平明林、武真保、張雙喜
、高玉保等，愛國會主任吳福林，
副主任張道功，委員董愛行、張大
虎、馬新喜、張振元等；鄭州教區
代理主教李雲亭，總本堂神父張魁
進，青雲里本堂神父張永傑，鄭州
總堂神父白晴嵐，愛國會主任姜建
文等；蕪湖教區及蕪湖市天主教友
愛國會；河北獻縣張家莊天主教友
愛國會全體委員；大同市天主教友
愛國會及大同教區代主教與全體神

長教友；山東荷澤教區天主教友愛
國會；重慶市天主教友愛國會；朝
縣天主教友愛國會；瀋陽天主教友
愛國會；北京市天主教友愛國會；
武漢市天主教友愛國會，漢口教區
，漢陽教區，武昌教區，兩湖神哲
總修院，兩湖聯合中修院，漢口中
國訓蒙修女會；山西新絳縣天主教
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新絳教區代
主教平之慎；山西太原總主教區，
太原市天主教友愛國會；北京教區
全體神職人員及全體教友；北京教
區農村神父學習班王尊山、張舫濟
、賈希中、胡明新、葉向榮、李文
載、徐振鐸、張福德、張作莊、王
玉山、李樹聲、李世光、任學農；
赤峰教區神父馮允中、龐靜之、張
靜波、張良興；山西汾陽天主教友
愛國會、山西汾陽教區全體神職人
員；西安市天主教友愛國會；山東
濟寧天主堂李善合神父；山西榆次
教區全體神職人員和教友。

本刊啓事

(1) 惟靈戈先生：請示通訊地址，以便寄奉稿費。(2) 更
正：本刊第3期（總第132期）第18頁右下署名（李墨文）係（李
翼文）之誤。第5期（總第134期）第16頁“代表簡介”文內第一
行“天津教”、“列代表”係“天主教”、“列席”之誤；第29頁
題下“洛克菲勒”係“洛克菲爾”之誤。特此更正。

聖若瑟主保占禮

言傳道台

今天我們慶祝聖若瑟主保占禮。

聖經上對於聖若瑟有三種稱呼，即：①王孫，②勞工，③義人。這三種稱呼加在一個人身上，是很有重大意義的。因為無論是貴族的王孫也罷，或是窮苦的勞工也罷，只要是個義人，換句話說，只要他是一個好人，在天主眼中是一視同仁的，是不分彼此的，都是有價值的。

反過來說，若不是個義人，無論他是什麼出身，在天主眼中也是一無所有，毫無價值，分文錢也不值。我們今天慶祝聖若瑟主保占禮，更好說是慶祝勞動者的主保占禮，因為聖若瑟的確是勞動者的好榜樣、好模範。

關於聖若瑟是王孫與義人

我們知道，聖若瑟本是達味聖王的後人，是貴族出身。然而到了他這一代，因為失掉王位年深日久，早就成了窮人了。可以說他自有生以來，也未曾享受過什麼豪華的生活，也沒有過過一天的舒服日子。

他現在的職務，只不過是一個勞工而已，以耍木匠手藝維持他個人的生活，一天不工作，一天就沒飯吃。他的地位在當時一般人眼中，固然是顯得很卑賤，可是他的人格却非常偉大。因此聖經上稱呼他為義人。義人者，諸德全備之意。他的德行很高超，很受天主重視，因此被選為聖母的淨配。他一生為了照顧聖家的生活和保衛聖家的安全，真可以說是勞苦功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上關於王孫與義人方面，我不再多談了。以下關於聖若瑟是一個典型的勞工方面，我多給大家介紹一下。

聖若瑟是一個典型的好勞工

勞動是人生的本責任。只要是一個人，就該勞動工作，因為勞動工作是天主的命令。離勞動工作，離就算是遵守了天主的命令，否則，就是違抗天主的命令。為證明這一點，聖經上說的很清楚，聖經上說：“鳥生來是為飛翔，人生來是為勞作。”我們看，鳥有雙翅，

• 李蔭桃神父 •

不是爲飛，是爲什麼？若不是爲飛，雙翅又有何用？同樣，人有雙手，不也是爲勞作麼？因爲若不是爲勞作，雙手又有何用處呢？何況勞作與生活問題大大有關係，倘人人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游手好閒，好吃懶作，這裏逛逛，那裏遊遊，則生活問題如何解決？人們吃什麼，穿什麼？所以必須勞作，才能解決生活問題。

聖經上還記載着天主向亞當說：“從今以後，你不勞苦出汗，不能有飯吃。”這話說的多麼顯然。本來天主當初造亞當時，是叫他享福的，不用勞作，自然就有吃的。可是自從犯罪以後，就非勞苦工作不能糊口了。我們看，聖若瑟雖然是王孫，是貴族出身，是聖母的淨配，是耶穌的義父，然而他並未安靠天主，什麼也不作，吃現成飯。仍然是血一把，汗一把，作他的木匠生活，要他的木匠手藝，以維持聖家三口的生活。他爲養育耶穌聖母，流盡了他所能流的血汗。他不但不以勞力的工作爲恥，反以爲莫大的光榮。他看他的木匠作坊，比他祖先達味的皇宮還尊貴。他看他鋸鑿斧鎚，遠遠超過他祖先達味的千軍萬馬。這是何等神聖的工作，這是多麼高超的見解！大聖若瑟真可以說是完全

遵守了天主令人勞動工作的命令。

聖若瑟認爲勞動工作是光榮的

過去一般人的見解，都以爲勞動工作是卑賤的工作，是“低級”的人們所應當作的事。大閥老、大財閥們、公子哥們，是不肯過問的。這種見解，這種認識是完全錯誤，大錯而特錯的。據我看，勞苦工作不但不是可恥的，反倒是莫大的體面，莫大的光榮，是最偉大不過的。比如我們現在所吃的米面菜蔬等，那一種不是農民耕種鋤耨澆灌，出流血汗，血一把，汗一把，勞力工作所得的成績呢？若沒有農民種莊稼，工人紡線織布，我們吃什麼，穿什麼？再比如，若無瓦木工匠蓋房，人們怎樣避風寒雨露？現在各處的偉大建設成就，不都是勞動人民勞力辛苦的成果麼？

勞力工作，能够改善人的生活環境。比如一個地方或一個人，環境很不好，生活很困難，若是他努力自強，勤勞工作，很可能把壞的環境改爲好的環境。現在這樣事實的例子多的很。例如根治淮河、官廳水庫等，使過去的水害變爲水利。俗語說：“黃金無種，偏生勤儉人家。”

何況勞動工作對於人的身體健康又有很大的益處呢。語云：“戶

樞不蠹，流水不腐。”常動故也，人身亦然。

聖若瑟深深的明白這一點，充分地了解勞苦工作的體面與益處，因此他在三百六十行中，選擇了木匠手藝為終身的職業，這是證明他如何看重勞工，他整日的工作，除了為維持聖家三口的生活以外，還鍛鍊成一個健全的體格。這樣他後來保護聖母聖嬰逃難埃及時，雖然日夜奔走勞碌，一點也不感覺疲乏，就是因為他有一個健康的好身體。由此可見，勞苦工作是多麼寶貴與體面了。

聖若瑟認為勞動是神聖的

因為他知道勞苦工作是天主的命令，他一輩子忠實的遵守了天主這項法令。耶穌在聖經上也說過：

“我來世上是為給人民服務，並不是叫人服侍我。”以上這話是吾主耶穌親口所說的，祂不光是坐而言，不光是空口說白話，祂是以身作則，先行而後言。例如祂在納匝肋，三十年的工夫，相帮聖若瑟作木匠工作，整天鑄鑿斧鋸的聲音，叮噹亂響，就是在他傳教的時期，也是處處表顯他愛人救人、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耶穌又是天主又是人，他既然這樣看重勞動者，勞動還不是神聖的麼？

既然勞動是神聖的，勞工的工作的目標就該是為廣大人民謀福利。不然的話，如果工作的目標光是為自身的好處，那是自私自利，何以稱得起是神聖的呢？所以一個好勞工，若願意成為神聖的，他的工作出發點，該是為愛天主愛人，換句話說，當有正確的思想崇高的爲頭。這樣的勞工，才是神聖的；這樣的勞工，才是可讚美的。大聖若瑟的確是如此。因爲他知道，勞動工作是人生的本責任，同時也是光榮的和神聖的；所以聖若瑟一生完全滿全了天主所賦給他的這種光榮而神聖的責任。

結語

今年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政府號召全國人民普遍展開增產節約運動。希望我們廣大教友，在今天慶祝聖若瑟主保占禮的機會，效法聖若瑟勞動工作的善表，盡力響應政府號召，努力增產節約，保證把每個人崗位上所應作之事作好，不但要完成任務，而爭取要超額完成任務。這樣才為天主有光榮，為個人也有好處。我們今天這樣慶祝聖若瑟占禮，這樣向他看齊和學習，他老人家今天在天上，看見我們在世上這樣辛勤勞動工作，該是如何高興呢？

這是必須澄清的問題

——談聖事的效果是否決定於行聖事的人的品質
·黃曉夫·

我們的主子耶穌基督，通過教會選擇出來的神長施行聖事，借着聖事分施恩寵，使靈魂上沒有超性生命的獲得生命，已有生命的，使他們的生命更加“豐富”①。同時

也給行聖事的人制訂了行聖事的條件，就是要有法制的神權和遵從教會的意旨給人施行聖事。凡是遵守這兩樣條件施行聖事，必然產生聖事的效果。既然這樣，行聖事人的品質與信仰不影響聖事的客觀效果。最初有許多人對這問題會有過激烈爭論，經過長期的反覆研究，才把問題澄清了。從此，神學家們

對這問題的看法都達成了一致②。這裏要說明究竟為什麼原故，行聖事人的品質與信仰影響聖事的效果，這就是下面要討論的問題。

直接受天主聖神輔導、在道理方面永遠不能錯誤的教會，曾屢次宣佈過聖事的客觀效果不取決於行聖事人的品質與信仰的道理。縱然靈魂上有罪，甚至於脫離教會的主教、神父，只要他們遵從教會禮儀並接教會的意旨施行聖事，他們的聖事也都一樣有效。③1918年2月1日，教宗馬爾狄諾五世在上諭④

①若，十，10。

②教會中的許多神學家們，就行聖事人的品質與信仰是否影響聖事的客觀效果問題，會有過爭論，結果由聖奧斯定把這苦思不得的問題迎刃而解了。（聖文都辣，卷四，25，第1節，第2題）

③行聖事的人是因耶穌的能力，並不是因他自己的能力施行聖事。聖德與信仰既是屬於行聖事者的本人，那末，沒有聖德與信仰的神父，只要他們遵守行聖事的條件，他們行的聖事也是有效的。（聖多瑪斯：神學大全，卷三，第6，5題，第9節）

④“INTER CUNCTAS”，D.672。

中說：“品質惡劣的神父，遵守教會禮儀並按教會意旨行的聖事，也是聖事。”這是說：他們行的聖事與有聖德的神父所行的聖事，在效果方面並沒有兩樣。1547年，特利騰大會第7次會議作出了這樣決議：“靈魂上有罪的神父，遵從行聖事的條件行的聖事，也一樣有效”，並且還聲明了，凡是不接受這道理的人該受教會“絕罰”的處分①。在同一的會議中又作出了這項決議：“裂教人遵守教會的規定所付的聖洗也是一樣有效的。”②

聖事的效果不取決於行聖事人的品質與信仰的道理，可以在聖傳中找到它的有力根據。是憑這用任何方法不能推翻的歷史事實和下面我們要舉的幾個神學論據，教會就聖事的效果不取決於神父品質與信仰的問題，才向全教會中人，提出了她的嚴重聲明和決議。

在說明神父的品質與信仰不決定聖事的效果的問題之先，我們要對“沒有高尚品質與信仰的神父所行的聖事，一律無效”的主張的起

源，作一個簡單追溯，來證實教會對這問題的始終一貫的看法。

神父的品質與信仰決定聖事效果的主張，起源於第3世紀的初期。那時就有人開始宣傳：“凡是受裂教洗禮的人③，如果願意轉到我們的教裏來，必該重新受洗。”從此引起了重視教會傳統的人們與擁護這主張者彼此之間的爭吵。到了第4世紀，問題爭論的焦點突破了聖洗聖事的範圍，一直牽連到其他聖事效果的問題上。第13與第15世紀中的教會敵人，又重彈前人學說的老調，來向教會施行他們自以為有力的進攻。

這概而括之的敘述，就對聖事的效果問題，給我們提供了三個歷史性的階段：

第一階段：

自教會初興一直到第3世紀的初期，凡是由裂教人遵從教會禮儀並按教會意旨受過洗禮的人，如果有意轉到我們的教會裏來，都不重新受洗。這說明相信聖洗聖事是進入天國的關鍵的聖教會，堅定不移地認為裂教人付的洗禮也是一樣有

①特利騰會議第7次會議，D. 885。

②同上，D. 860。

③指的是裂教人遵從教會禮儀並按教會的意旨所行的洗禮。

效的。狄諾尼削①以及對這道理一直抱着不同見解的希彼廉②和斐米亞諾③，因了歷史的往例提供出來的顛撲不破的事實，也被迫承認這是教會中的一端傳統道理。

第二階段：

約在 200 年左右，戴爾都廉④異想天開地認為裂教人付的洗禮是無效的。20 年後，小亞細亞主教斐米亞諾、加爾大格主教雅克比諾以及北非各城中的主教都一致擁護戴爾都廉的主張。希彼廉在加爾大格的三次會議中⑤，盡力作了戴爾都廉的辯護人⑥。他所持的論據是：基督把行聖事的權柄僅僅交託給了我們的教會，因此，其他教會並沒有真實的聖事，也更沒有行聖事的神權。還有裂教人的靈魂上沒有聖寵，靈魂上沒有聖寵的人，就不能

把聖寵給於別人。最末的一個論據是：裂教人對於天主三位一體的道理沒有正確觀念，從此，他們不是因着三位一體的天主的聖名給人付洗⑦。當時教宗斯德望一世給希彼廉並那些宣傳這道理的人們以嚴重譴責⑧。

第三個階段：

第 4 與第 5 世紀的端納派，因襲希彼廉的荒謬言論，更變本加厲地大肆宣傳說：不稱職的神父，尤其是犯過人所周知的大罪的神父，他們所行的聖事都不發生任何效力。端納派的這個主張是因着這樣一段歷史背景產生出來的：端納由於嫉恨斐理斯祝聖柴其亞諾作了加爾大格城的主教，便無中生有地誣讐他，說他在教難時期會把聖經交給了教會的敵人。斐理斯的變節和投

① 教會歷史，阿塞博著。

② R. 592a, 2—3。

③ D. 47。

④ 聖洗論，第 15 章，戴爾都廉著。

⑤ 即 255—256 年的會議。

⑥ 教會歷史，2. 199—209 頁，費士·瑪爾定著。

⑦ 細人付洗時該呼求天主聖父、聖子和聖神的聖名，否則聖洗是無效的。D. 249: 430。按希彼廉的想法，裂教人不知道天主是三位一體的天主，因此他們付的聖洗是無效的。

⑧ DA. 1, 390—418 頁

降的行爲等同於犯罪的行爲，他既是罪人，就已失却神權，沒有神權的人行的聖事是無效的。

當時繼任斯德望一世的教宗們，始終沒有把斯德望一世給於希彼廉的譴責，當作解決聖事效果問題的命令，而僅僅當作見解看待了。所以對這問題的爭論從1311年，一直鬧到第15世紀的中葉。結果聖奧斯定挺身而出，才把教會的敵人的荒謬言論澈底駁倒。從此，神學家們對這問題的看法也都取得了一致①。

第13世紀的亞爾比塞派和瓦爾登塞派以及15世紀的唯克來夫和吳斯派，又把希彼廉和端納的學說作了一次翻版，目的是在促使教友大膽懷疑他們從沒有聖德的神父手中所領的聖事的效果，並使他們不領聖事，從而“來瓦解聖教會”。他們這樣向教會進攻的陰謀被揭穿後，立時遭到教宗依諾增爵三世②和馬爾定五世③的沉痛反擊。

除了第13和第15世紀的教會的敵人向我們發動過幾次重點進攻以

外，雖然希彼廉和端納的主張，如同被風吹散的一片雲烟一樣，早已消失得踪影全無了，但是還有的人，不顧教會的傳統道理和教宗的指示以及特利騰大會的決議，仍然還主觀地認為神父的品質是決定聖事效果的因素：這是重蹈希彼廉和端納學說的覆轍，這也就是使他們的荒謬言論的死灰復燃。

二

教會究竟根據什麼確鑿的理論，決定聖事的效果不取決於神父的品質與信仰的道理？這是下面要說明的問題。

靈魂上有罪的神父，只要他們遵從教會禮儀並按教會的意旨施行聖事，他們行的聖事也一樣有效的原故，是因為聖事的本質與神父的品質根本是兩件事，他們彼此之間並沒有因果關係，所以神父的品質與信仰不影響聖事的效果；行聖事的神權也不繫於神父的品質與信仰無限智慧和慈愛的耶穌，因了神父的品質與信仰，決定聖事的效果所產生出來的惡劣後果，是絕對不能

①R. 1810.

②D. 424.

③D. 584, 634, 672.

容許神父的品質與信仰來影響聖事的效果的：

(1) 聖事的本質與神父的品質根本是兩件事，他們彼此之間並沒有因果關係：

聖事的本質是由於建立聖事的耶穌基督制訂的，耶穌既然沒有把聖事的本質和它客觀效果與行聖事人所有的內心準備聯結在一起，那末，就不應該把行聖事人的品質與信仰，當作決定聖事效果的先決條件：聖事的效果是由耶穌而來的，因為建立聖事的耶穌，願意借着神父分施祂的恩寵。聖事的效果既然不由神父而來，神父的好壞也就不能影響聖事的效果，這就是說，神父不是聖事效果的“原因”，他乃是借着聖事分施聖寵的代理人，代理耶穌施行聖事，因聖事而分施耶穌的恩寵。他既是代理耶穌分施耶穌的恩寵，實際上施行聖事的就是耶穌自己，分施聖寵的也還是耶穌自己，神父僅是分施耶穌聖寵的“工具”，工具的好壞不能阻止利用工具的耶穌分施恩寵。所以在神父身上，不要側重他的品質的好壞

，却是當用信德的眼睛在他身上所顯示出來的耶穌。耶穌是聖潔的，神父不潔淨的罪惡，不能髒污由聖潔的源泉中流出來的聖寵之水。這就如同通過髒污的手，播到地裏的種籽一樣，盡管播種人的手怎樣髒污，只要種籽播到地裏，它是要發芽滋長的①。因為種籽裏所含藏的生命力，不由於播種人的手而來，所以播種者的手的髒污，也不能阻止播到地裏的種籽發芽滋長。②

(2) 行聖事的神權不繫於神父的品質與信仰：

神父之所以能够行聖事的原故，是因為他有行聖事的神權。神權與品質不能混為一談：神權是由神品聖事得來的，他一得之後永不再失，因為神品給靈魂上烙上了神印，神權與神印是分不開的，神印既然不能被罪惡而磨滅，神權也不能因罪過而被取消。既然這樣，沒有高尚品質的神父，他們仍然還有神權，他們依然還能因耶穌的名義給人施行聖事，因此，他們行的聖事也依然有效。

當然，耶穌理當從品質惡劣與

①聖文都辣，卷四，5，第29題，1。

②聖文都辣，卷四，第19題，1、9、2節。

脫離教會的神父手中收回他們的神權，但是，祂不這樣作的原故，是因為祂通過教會給予他們的神權的目的，不是爲了他們本人的好處，乃是爲了整個教會的好處。既然品質惡劣的神父，也一樣有益於聖教會，所以耶穌不收回他們的神權，他們行的聖事當然也是有效的。

(3) 無限智慧和慈愛的耶穌，因了神父的品質與信仰決定聖事的效果所能產生出來的不良後果，是絕對不能容許神父的品質與信仰來影響聖事的效果的。

我們根據救世者耶穌基督的無限智慧和慈愛，也能肯定地斷定和更進一步加強我們對於聖事的效果不取決於神父的品質與信仰的信念。倘使聖事的效果真取決於神父的品質與信仰，那就要給領聖事的人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了：領聖事的人無形中要把救靈魂和得聖寵的愿望，完全寄託於神父身上。神父靈魂上的聖寵，如同其他人的靈魂上的聖寵一樣也很容易喪失，尤其聖寵是超性的東西，我們無從測定神父靈魂上的聖寵的有無，這樣，教友領聖事後，對於聖事的效果，心裏常覺忐忑不安，特別是他們認識到聖寵是救靈魂的重要關鍵時，心

裏也要感覺到憂慮重重了。教友因了懷疑某神父靈魂上是否真有聖寵的原故，就不敢從他手中放心大胆地去領聖事，甚至於爲了避免他們所領的聖事在靈魂上不產生效果，他們還沒有確切認識神父靈魂上是否真有聖寵之前，根本不從他們手中去領聖事。這樣一來，他們就不接近聖事了。聖事是聖寵的源泉，人若是離開了聖事，就沒有一個其他有力的東西可以維繫人與天主的契合，也更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輔導人在同天主契合的道路上往前邁進。沒有聖事的提携，在通向天主那裏去的道路上就要有如同不能越過的岩巒一樣阻止我們前進。縱然毅勇地振作了一時的精神，勉強“百步九折攀岩巒”，恨恨地往前進了幾步，終歸要“以手撫膺坐長嘆”。人離聖事是否可以同天主契合，這是不難斷定的。

還有，倘使行聖事的效果取決於行聖事的人的品質與信仰，那末沒有聖德的主教所祝聖的神父自然沒有神權，因此教友要常懷疑給他行聖事的神父是否真有神權。這樣的懷疑是很合理的：聖事既是救靈魂的關鍵，他們就該知道聖事是在怎樣的條件下，才能產生它們應該

產生的效果，尤其是對於那些與救靈魂有密切關係的聖事，他們更願意知道它們是在怎樣的條件下才能產生效果的。①。

從聖事的效果取決於神父的品質與信仰的主張所產生出來的後果來看，可以斷言聖事的效果不能取決於神父的那種很容易喪失的聖寵，乃是該取決於他們行聖事的神權。極其智慧和慈愛的耶穌，爲了教會和教友的好處，絕對不能把神父靈魂上的聖寵當作產生聖事效果的先決條件和重要的環節。

三

根據以上理由，可以證實神父的品質與信仰不是聖事效果的客觀因素。神父不論有怎樣高尚的聖德，也不論有怎樣醜惡的罪過，他們行的聖事都一樣有效，因爲他們是代替耶穌分施聖寵，並不是他們借着聖事分施自己的恩寵。②。爲了這

個原故，善良與不善良的神父行的聖洗、舉行的彌撒、聽的告解以及行的其他聖事都是代替耶穌分施恩寵。縱然因了嚴重罪過、被教會停止神權的神父，他們行的聖事也是一樣有效的。因爲他們並沒有因着被教會停止神權而失却了神權，他們因着被停止神權而所失却的僅是使用神權的權利，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被教會停止神權的神父所行的聖事也依然有效。③但是被教會停止神權的神父，既然因被停止神權失却了使用神權的權利，他們就不能施行聖事了，如果他們不顧教會給於他們停止神權的懲罰，仍然還要施行聖事，這是不服從教會的表示，他們行聖事的行爲也就是犯罪的行爲。在從被停止神權的神父，不顧教會給於他們的懲罰，仍然還行聖事的角度來看，教友是否可以從他們手中領聖事？這裏必需指出以下

①聖文都錄，卷六，5：我們救靈魂的願望，要求消除一切得聖寵的懷疑。可是我們無從知道行聖事的神父是否有真實的聖德與信仰，就是行聖事的神父自己也不知道個人是不是天主所喜悅的（傳道書，9章，1節）從而常引起對聖事效果的懷疑。我們是否能救自己的靈魂，那就該完全憑着行聖事的神父的每德與信仰了……因此，聖事的效果不取決於神父的品質與信仰，乃是該取決於神父的神權。

②神學大全，卷三，第64題，第2節。聖多瑪斯著。

③神學大全，卷三，第64題，6，第2節。聖多瑪斯著。

具體情節，然後才能對教友是否可以從他們手中領聖事的問題，作出具體解答：

(1) 被教會停止神權的那些給人行聖事的神父是否有管理教友的職務？

(2) 他們是不是教會所“容忍”的，還是教會所“不容忍”的神父？①

(3) 教友是否因了靈魂上的需要，被迫於從這些被停止神權而又有管理他們職務的神父手中領受聖事？

根據以上情況，就能把教友是否可以從被教會停止神權的神父手中領聖事的問題，作出下面的這樣分析：

(1) 迫於要領聖事而又找不到其他的神父的教友，不僅可以從負責管理他靈魂的那位被教會停止

神權的神父手中去領聖事，而且還可以主動地向他求領聖事：被教會停止神權的這位神父，既然有照顧他靈魂的責任，教友也就有向他求領聖事的權利。②因了正當理由，③迫於要領聖事而又不能找到其他的神父的教友，向負責管理自己靈魂的這位被教會停止神權的神父求領聖事，是使用自己的權利，既是這樣，就不能因向他求領聖事的原故有分於他的罪過。縱然預料到這位不稱職的神父，因了施行聖事，又重犯了新的罪過，為了自己靈魂的好處，他也可以到他那裏求領聖事。④

(2) 不是迫於非要領聖事不可而又能找到其他神父的教友，就不該到負責管理他靈魂的那位被教會停止神權的神父處去領聖事：超性愛德要求處在這樣情況中的教友

①法典，第2258條。

②這裏所說的被教會停止神權的神父，是指的那些教會所“容忍”的神父。

③能彌補神父因行聖事所犯的罪過並因自行聖事給天主與聖事的侮辱的那個理由，就是正當理由。熱心教友所領的聖事能彌補不稱職的神父因自行聖事給天主與聖事的侮辱，為了這個原故，在考慮某某理由是否是一個“正當”理由時，該以領聖事人靈魂上的好處，作重點衡量。（聖事論，卷20，1454頁。席因著。）

④神學大全，卷二，第78題，第4節。

爲了被停止神權的神父的好處，主動地放棄自己到那位負責照管他靈魂的神父那裏去領聖事的權利，爲了不叫他因行聖事的原故，給自己增加罪過。

(3) 教會所“不容忍”的神父，不能施行聖事，教友也更不能從他們手中去領聖事。倘使有的教友，不顧教會給於某某神父的那種停止神權的懲處，依然還到他那裏去領聖事，他不僅不能從聖事中吸取聖寵，反而要使自己招來靈魂上的災禍。①但是我們的慈母聖教會，爲了照顧她子女們的靈魂，不願意他們因不稱職的神父的罪過得不到聖事的好處，所以她許可處於氣息奄奄命在旦夕的人們，可以從教會所“不容忍”的神父手中領受他

們所需要的聖事。

四

被教會停止神權的神父，只有爲了解救別人靈魂上的急不能待的困難，才能給人施行聖事，否則，必要給自己靈魂上增加新的罪過。如同前面所說的，神父既然代替耶穌給人施行聖事，就該與他所代表的耶穌相似②，不然的話，他不僅污辱他所代表的聖潔的耶穌，同時也污辱尊貴的聖事。聖事本身是聖潔的，正因爲這樣，神父也該是聖潔的。所以我們的慈母聖教會再三號召代替耶穌行聖事的神父們，深切了解自己的尊高職務，爲的是叫他們努力培植自己的高貴品質與聖德③，這樣才稱得起是“在天主的殿宇中日夜侍奉祂的人”④。

①在聖多瑪斯時代，凡是被教會停止神權的神父都是教會所“不容忍”的人，所以教友該遠離他們。教宗瑪爾狄諾五世（1418—1431）在公斯當斯會議時（1414—1418）把教會所容忍與不容忍的懲罰分開了。

②神學大全，卷三，第164題，第9節，3。

③羅馬教會禮儀，1，3—5。

④默照經，七，15。

召選你們的天主是聖潔的，你們應該如同祂一樣，在言語和行爲上全是聖潔的，依照經上的話：“你們應該是聖潔的，因爲我是聖潔的。”

——伯前，15—16。

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討論

為什麼不能“相提並論”？

·張稷若·

“廣揚”半月刊上的關於天主教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問題的討論，已進行了好幾個月。許多位先生發表了不同的意見，相持不下。現在我想就這個問題聊供一得之愚，敬請大家指正。

過於武斷與過甚其詞

這次的討論，是由趙若翰先生不同意陳與義先生的某些意見而引起的。趙先生從“實行社會主義的蘇聯宗教勢力的已逐漸消滅”這一認識出發，對天主教能否與共產黨長期共存表示了懷疑。這種認識，已先後為陳與義、葉青、朱世昌等先生所批判，我認為已無再作討論的必要。但在討論過程中，又出現了“天主教與共產黨不能相提並論”的看法，諸如方佐明、季衡、王清海等先生，都認為：天主教是

宗教，共產黨是政黨，二者不能相提並論混為一談，因此也就談不到“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其中方佐明先生更旁徵博引地論述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八個字是中國共產黨向各民主黨派提出的口號，是黨派政策；而天主教根本不是政黨，因此也就無法使這八個字也適用於天主教與共產黨之間了。

以方佐明先生為代表的“不能相提並論”的說法，與以趙若翰先生為代表的“宗教消滅”論，二者有本質上的不同。方佐明先生雖然也說過“我們的教會則談不到這些（指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但他並不認為在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中，宗教有逐漸消滅之勢；換句話說，他並不認為天主教與共產黨必須你死我活誓不兩立。因此，像朱世昌先生這樣的認為“

“天主教與共產黨不能相提並論”就其實質來說，應該承認是所謂宗教是超政治的這樣一個舊影響的新反映”的看法，就未免過於武斷。因為，過去教內帝國主義分子所宣傳的“宗教是超政治的”的說法，並不是着眼於宗教本身，而是借此以散布教友也應該“超政治”的毒素，以達到他們的侵略目的；而如方佐明先生等所謂“天主教與共產黨不能相提並論”的看法，是在承認教友不能超政治的前提下提出的，其目的不過是說明天主教不是政黨而已，與所謂“宗教是超政治的”的“舊影響”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不過在同時，也必須承認方佐明先生等的“天主教與共產黨不能相提並論”的論點，僅就其在這次討論中出現的事實來說，多少有些無的放矢之嫌。因此，儘管有些人（如陳與義、陳守仁、鄧南黎等先生）主張天主教與共產黨之間可以援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但他們也並不是想借此把天主教說成是一個政黨，因而改變了天主教作為宗教的性質與目的。朱世昌先生在那篇文章中引用了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沈志遠先生的“論‘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一文中的一段話：“因此，‘互相監督’這一口號實質上不只是指黨與民主黨派的相互關係，而且是指整個的黨與非黨（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等）的關係而言。”據此可證：說任何團體或個人可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並不等於說這個團體或個人就是一個政黨。這道理是非常明顯的。因此，像方佐明先生那樣的認為“把一般公民或社會團體與共產黨的共同存在或對共產黨應盡的義務和黨派政策不分眉高眼低地混淆起來，便是造成認識上混亂的原因之一”，也似乎是有點過甚其詞了。

弄清幾個名詞的涵義

那末，到底天主教與共產黨之間是否可援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關係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弄清幾個名詞的涵義；因為我覺得，在過去一個階段的討論中，有時爭辯是由於對名詞的涵義沒有弄清所致。

我認為“宗教”這個名詞，就其作為名詞的性質來說，應該與“政治”、“經濟”、“文學”、“科學”、“藝術”等平行，是一個抽象的名詞，無實可指。我們不能說

某人就是宗教，正猶之乎我們不能說某人就是政治一樣。而“天主教”這個名詞，又可分爲兩層意義：一是指作爲宗教之一的意思，這仍然是抽象的，在外文中這方面的涵義用Catholicism(如果直譯，可譯爲“天主教主義”)來表示，這就與共產主義(Communism)、社會主義(Socialism)等抽象名詞成了平行的名詞了；另一層意思，如果嚴格地說來，應該是“天主教會”，即是由有共同信仰(信仰天主爲宇宙萬物的真主宰等)的人所共同組織的一個有形的團體——“共成一會，猶如一身”的“聖教會”，但因爲人們在習慣上時常把這層意思就用天主教三字來代表，相沿已久，“天主教”遂成了這個團體的代名詞。

而這個第二層意思——“天主教會”，就與作爲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們所組成的團體——“共產黨”，成爲平行的名詞了。當然，這樣說，也並不等於承認天主教(會)與共產黨同屬於一個範疇，不等於說天主教也是一個政黨。

在過去的討論中，有人主張“天主教與共產黨不能相提並論”，除了因爲天主教不是政黨的理由以外，有一部分是因爲把作爲抽象名

詞的天主教與作爲集體名詞(對一個團體的稱謂)的天主教(會)這兩個不能混爲一談的名詞等量齊觀了。即如季衡先生在“幾點意見”一文中就會說過：“如果說天主教作爲一種宗教信仰與共產黨來共存的話，我覺得這是不妥當的。”事實上，並沒有人想把作爲“一種宗教信仰”(亦即上述第一層意義：Catholicism)拿來與共產黨共存，因爲這樣的“共存”，正猶之乎拿一斤棉花和二斗高粱來相加，當然不倫不類。

因此，即使說“天主教可以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只是意味着作爲一個團體的天主教(會)與共產黨可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意思。

不能全部肯定，也不該全部否定

作爲宗教團體的天主教(會)，其性質與目的當然與作爲政黨的共產黨不同，這是不辯自明的。但若據此說明天主教(會)與共產黨之間即不適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關係，理由顯然並不充分。方佐明先生以反革命分子也與共產黨“‘千里共明月’，共同存在於我

國裏”的論據，來反駁主張天主教（會）與共產黨可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說法，跡近強詞奪理。因為共產黨是要堅決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即使目前還有一些殘餘的反革命分子匿跡於我們的國土之上，也絕不會有任何一個敢於公開宣稱他是反革命分子，當然談不到什麼“長期共存”與“互相監督”；而一切可以與共產黨論“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黨派、團體與個人，是合法地與共產黨共存，還受到黨和國家的政策的保護。這當然不能與反革命分子相提並論。我所以要提到方先生文中所舉的這一例子，並非簡單地企圖駁倒它而已，因為這層道理顯而易見，不必多費唇舌；而是因為方先生所以舉這個例子，據我的體會，是在說明並不是所有共存的都可以適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關係。方先生的這一論點——並不是所有共存的都可以適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關係，在某些方面是有道理的。例如：北京電影製片廠與鐵道部事實上是共同存在於北京市內，但它們之間當然談不到“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關係；同時，也並不是除了民主黨派以外的其他團體與個

人，凡與共產黨在事實上共同存在的，一律都談不到“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既不能全部肯定，也不該全部否定。不錯，中國共產黨在提“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一口號時，是針對各民主黨派的；但是在同時，也並未嚴格規定這一口號僅限於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只此一家，並無分號”。方佐明先生在一再闡明這一“黨派政策”的同時，也認為它可以適用於黨與教友以及愛國會之間，不過緊接着他就又把這一“寬限”按住，不讓它再引伸，說再要引伸下去，就要“包羅萬象”了。我認為這種杞憂是不必要的，因為任何有理智的人也不會拿一個政策來生搬硬套，直套到實在不能再套為止的。

我認為，既然方先生也承認這一“黨派政策”可以適用於黨與教友以及愛國會之間，那就沒有理由否認這一政策可以適用於黨與天主教（會）之間。不錯，天主教（會）的性質與目的與共產黨不同，但是，有什麼必要一定要性質相同、目的相同的才能適用呢？即以方先生認為可以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天主教友愛國會為例，它的性質與目的與政黨相同嗎？首

先，愛國會雖是政治性的團體，但不是政黨，這裏邊已經大有分寸。

其次，愛國會的目的是促使教友愛國愛教，而所以要愛教的目的，又是基於一種超性的爲頭：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在這一點上又與共產黨的目的有什用共同之處呢？此外，還有許多人民團體不是政黨，但無論從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是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那又爲什麼一定要把天主教（會）劃到圈外去呢？

也許這是因爲方先生認爲，“把聖教會與政黨相提並論，是把聖教會從‘神國’的尊貴地位降低到世俗的地位”，我覺得這種顧慮也是不必要的。承認天主教（會）與共產黨可以“長期並存、互相監督”，一點也不是“降低”聖教會的“地位”。聖教會所以是神國，是因爲她是吾主耶穌（至尊貴的天主聖子）所親自建立的，她的尊貴地位由吾主耶穌建立聖教會那時起，就已成了既成的事實。誰又能有回天之術，把這既成事實改變了呢？再說，承認天主教（會）與共產黨可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如前所述，並不等於承認天主教（會）就是一個政黨，對她的神聖性毫

無損害，對她的地位又有什麼“降低”的危險呢？

必要與可能

當然，不可能從對方先生的主張的一些反駁上就證明了天主教（會）與共產黨可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如果沒有必要援引“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關係於天主教（會）與共產黨之間的話。但在事實上，倒是有必要援引的。

中國共產黨所以提出要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是因爲民主黨派中有些人認爲資產階級消滅了，代表這一階級的黨派就也要隨之消滅。在這時，黨中央提出了這個口號，說明了民主黨派並不必要隨資產階級的消滅而消滅的道理，表明了共產黨無意消滅民主黨派的決心，因之，所謂“消滅論”也就一掃而空。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天主教（會），不也是有人在懷疑“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宗教是否還能存在”嗎？在這時候，援引“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關係於天主教（會）與共產黨之間，不是也很重大的意義嗎？

當然，如果僅有必要而無可能，牽強附會也是沒有意義的。但是

在事實上，也有這種可能。

先從理論上來看。中國共產黨雖是無神論者的政黨，但却承認宗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是一部分人民的需要，因而在國家政策上非但允許並保護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更協助各宗教團體解決困難。這首先就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是真誠地與各宗教團體（當然是包括我們的天主教〔會〕在內）“長期共存”的決心；同時，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一再闡明他們希望所有的團體與個人對他們進行監督。再回過頭來看一看我們天主教（會），根據我們教義，應該與這樣一個為人民謀福利的政黨真誠合作，沒有任何理由要對它懷着“滅此朝食”的敵意；同時，因為共產黨是執政黨，而宗教信仰自由又是國家的政策之一，我們天主教（會）就必然要對它進行監督，因為政策，尤其是宗教政策，之是否貫徹得好，是與我們的前途息息相關的。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與共產黨之間就當然有可能適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關係了。再從事實上看，誠如有幾位先生已說過的那樣，天主教（會）與共產黨在過去幾年的相處中，已證實了有“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可能，即在今天，也仍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之中，將來也必然會“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下去，那又為什麼會得出天主教（會）與共產黨之間不能適用這一政策的奇怪結論呢？

因此我認為，天主教（會）與共產黨之間不但可以適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關係，而且應該以此為彼此相處的準繩。當然，這種說法並不排斥天主教教友或教友愛國會與共產黨之間也可以適用這種關係，這正猶之乎在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同時，各民主黨派的成員也可以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一樣。

本刊啓事

- (1) 本期因稿擠，“耶穌傳”暫停一期，下期續刊。
- (2) 讀者訂閱本刊，給本刊來信匯款時，請不要寄給本刊的印刷者——聯合印刷廠，請直接寄到“天津新華區西寧道九號廣揚半月刊發行課”。匯票的抬頭也請註明“廣揚半月刊”才好。

從“七十日之主日”談起

• 王師德神父 •

每年復活占禮前第十個主日，叫做“七十日之主日”。

“七十日之主日”這個名稱的來歷，是和四十天嚴齋有關聯的。對於四十天嚴齋一般教友都了解，就是：在復活占禮前的四十天，從聖灰禮儀起到望復活日止，這四十天稱為嚴齋聖時。嚴齋聖時是怎樣興起來的呢？聖教初興的時期，教友們非常熱心，有好些熱心教友們為紀念耶穌苦難，每年在復活占禮以前自動地守四十天嚴齋。各地區教友效法他們的善表，不久就形成了很普遍的風氣了。以後聖教會看到各地教友這般虔誠，為把教友們的這種熱心習慣保持下去，就通過法律的形式定為教友應當遵守的規矩了。這個規定是很嚴格的。當時的教友也很重視這個規定，甚至好些虔誠的教友們，還沒有到封齋，就提前開始度嚴齋生活了。不過有的地區的教友在嚴齋期內習慣每個主日時間裏有一天或兩天不守齋，

但無論如何總須保持要整整守四十天嚴齋；因此有的教友就在復活節前的七十日，或六十日，或五十日開始守齋了。這樣，就得到一個通融辦法：可以在嚴齋期內不天天守齋了。七十日主日和六十日主日、五十日主日的名稱，就是這樣得來的。這也就是七十日之主日的來歷。

時至今日，我們對七十日之主日，應當怎樣看法呢？我們不可把它看做只是歷史上的名詞，應當看做是嚴齋時期的序幕。你們看！在這一天做彌撒，穿的是紫色祭衣；福音經前也免去了喜樂經。紫色是克苦的象徵，提醒人做補贖。慈母般的聖教會以後把嚴齋月內的齋期一減再減，這是體貼教友們的軟弱，和照顧教友們的健康，減輕了教友們的負擔，特別是對我們中國教友，竟然把嚴齋時期內的四十天齋幾乎全部豁免了，單只保留了耶穌受難那天的一個大齋了。

但是我們教友應當理會：聖教

會這樣做，並不等於不提倡克苦了，不勸勉人做補贖了。做補贖是我們救靈魂的妙藥，克苦是我們教友的美德。聖教會雖然寬免了守大齋的責任，但是假如有的教友在他自己生活條件的可能下自願地守齋，那末聖教會對這樣的豪舉，一直是鼓勵和讚揚的。

另外我們要認識到，雖然有形的齋寬免了，但是精神的齋却是完全必要的。什麼是精神的齋呢？就是保持守齋的志願，拿克苦和節制的工夫，再多做善功來代替有形的齋。

精神的齋有消極和積極兩種。例如：早晚課經文內所說的：“勿聽淫聲，勿視邪色，勿道非禮之言，心勿妄思，意勿妄動”；再如節制自己的貪慾，不貪圖口腹的快樂，節制個人的性情，別發暴躁等等，這些都是消極方面的精神守齋。我再舉出幾樣積極方面的精神守齋，如熱心專務祈禱，默想耶穌苦難，主動地做愛人工作，主動地行神形哀矜，以實物相帮人，以善言勸勉人。這等等善功，都可以稱爲精神的守齋。

我再舉出一樣，就是任勞任怨地爭取勞動。要愛好勞動，當然

必須先克服了懶惰和享樂的思想，這豈不是我們每天都能得到的好機會嗎？勞動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不可脫離的事物，也是天主的命令。古經上記載着，天主對亞當說：“必須勞動，才能從土裏得到吃的。”代撒羅尼後書第3章第10節記載着說：“有人若是不願意勞動，那末他就不要吃飯。”這也正合乎我們現在的國情。現在政府正號召全國人民拿出勞動來建設祖國，我們爭取勞動，這豈不是一舉兩得的美事嗎？既然守了天主的誠命，也響應了政府的號召。

七十日之主日的聖經上記載着耶穌所講的一個葡萄園的園主招呼了在街頭上閒站立的人們到他園內去工作的比喻。是凡到園內工作的人都得到了主人的報酬。聖師們解釋這段聖經，一致認爲這個園主就是指的天主自己。所以我們勞動不單要取得勞動本身的報酬，還要得到天主的賞報。勞動本來是一件本性的工作，可是我們要是有一個爲愛天主、爲做補贖的出發點，這樣就把一件本性的工作給聖化了，變成在天主面前一件有價值的善功了。所以我們日常的一切工作，都要樹立起一個爲愛天主愛人的出發

點，爲行克苦做補贖的出發點。這樣我們一切工作勞動都可以聖化了，成爲天主面前的善功。

我們要紀念耶穌的苦難，我們要過好耶穌復活占禮。我們還要潔淨我們的靈魂，辦一個妥當神工，滿全了我們守四規的責任。這是一件最要緊的事情。聖教會雖然不責成我們守四十天嚴齋了，但我們必要自動地克苦做補贖。我們爲賠償

我們所犯的罪過，必須要克苦做補贖，要節制我們的思言行爲，別任情地放縱自己，任情地貪圖快樂享受；要常常專務熱心祈禱。默想耶穌苦難，要多做善功，多行哀矜；還要注意聖化我們的日常工作。希望天主保佑我們，供給我們靈魂和肉身所需要的一切，到我們臨終的時節，就會愉快地完成一生的任務，最後進入永福的天堂。

下會

2月3日，我隨天津市西于莊本堂孫峻德神父，前往天津北郊區鐵鍋店鄉下會。在那裏，我們住了十天，受到了教友們的熱烈歡迎和親切接待。

每天早晨，孫神父都舉行彌撒聖祭。望彌撒的教友，擠滿了三間屋子。在十天當中，有27個兒童領洗；有80多人辦了四規神功。每晚燈下，孫神父要向教友們講解要理，並將北京籌備成立全國愛國會的消息進行了傳達，順便還向教友們講解了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因此，許多教友的思想豁然開朗，澄清了許多模糊的認識。

(張寶實)

在天津西開聖堂看到的

陸瑪利亞口述 邁谷記

我是個外地人，在天津解放前，來過天津幾次，那時我住在西開一個教友家中，因此也就進西開堂。剛剛天津解放之後，我就因事離開了天津，到今天，七年多了，我又因事到天津來了。

教友對他們常進的聖堂的關懷，是很奧妙的。比如我在解放前來天津進西開堂的次數並不算太多，可是我對這座聖堂發生了濃厚的感情。在和它離別的七年多當中，我時常懷念它；在我腦筋中，不斷的現映出它宏偉、威嚴的建築，和堂內的雅素的裝飾，一進堂門就叫人起恭敬天主的念頭。特別使我惦念的是，那時和我一同進堂的人們的生活怎麼樣了，他們進修的德性到什麼程度了。

因為有了這些懷念，所以我這次來天津的第二天早晨，我就專誠地到西開堂望彌撒去了。

當我走近和走進聖堂的時候，真如同到了我的第二家鄉一樣，歡

喜的眼淚不由得流下來了。我默默地祝禱：“天主、耶穌、聖母，今天我又在這裏恭敬你們了，求你們降福我，降福全世界的人們！”我看到聖堂的建築和裏邊的佈置與解放前沒有什麼大變動。讓我感覺變動最大的是進堂的教友們，他們比以往更虔誠了，更熱心恭敬天主了。教友們的熱心程度怎麼樣，是我最關心的一件事，因為我們死後能不能得永福，全要看我們是不是遵守天主的誠命。

可是，熱心到怎樣程度，那主要是內心的事情，我沒有個個去拜訪，很難說出實況來，不過，教友們樸素的情況，一眼就看出來了，現在我就談談這方面的事情吧。

以往，天津是個浮華的城市，我們教友生活在這樣城市裏面，不免也就染上了奢侈的習氣。我對天主教的道理，可以說一點研究也沒有，知道也很少，可是根據好些真實的體會，我覺得天主教是反對奢侈

的，從耶穌、聖母起，不全是很儉樸的嗎？關於這樣的事情，我想教友比我知道的多，我也不用多談了。知道儘管知道，有時實行起來，可又是兩回事，也就是說，明明知道天主不喜歡奢侈，可又貪戀世俗的榮華，就拿衣着來說吧，那時每逢主日、瞻禮，只要一進西開堂，就能看到五顏六色的服裝鞋襪。有一個最突出的例子，使我至今不忘。記得是一年的聖母升天瞻禮，西開堂裏，從早晨起大概有五、六台彌撒。有一個跟我認識的女教友，這幾台彌撒她全望了。這事並不稀罕，奇怪的是她每望一台彌撒之後，就回家換一套衣服再來。她這幾套衣服在我看來，已經達到奇裝異服的程度了。由於她這樣的換衣服，當時我想起唱“文明戲”的來了；在我看過的一出文明戲裏的一個主角，就是不管戲情怎樣，每一場換一套鮮艷的衣服。可是人家那是找噱頭，招徠觀眾呀，我們教友望彌撒，為什麼老換衣服呢？這位女教友心裏怎樣想法，我沒有過問她，也不能推測，可是我確切感覺得她讓人分心了。我自己就是這樣，每次看見她換一套新衣服來望彌撒，總要上下打量她幾眼，在這個時候

思想裏也就沒有耶穌了。一直到現在我還是這樣想：恭敬天主，主要是在我們的心誠，不在外表的華麗，進堂望彌撒只要衣服鞋襪乾乾淨淨就够了，因為天主是要看我們的靈魂是不是潔淨，不是要看我們衣服的好壞。我想，如果我們的靈魂潔淨，就是穿破舊衣服進堂，天主也會喜愛的；如果我們只重外表，身上帶有罪惡，天主也不會喜愛，也許更加嫌惡吧！

話又得說回來，人究竟是軟弱的，一般的都要受環境的影響。在解放前那種奢侈成風的社會裏，穿件好衣服就到處受人尊敬；穿着不好，就會讓人看不起。一件事情，只要成為社會的風氣，那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在當時因為家境貧寒，沒有錢置新衣服，我並不在乎這些，到主日、瞻禮進堂的時候，我把舊衣服洗得乾乾淨淨的去恭敬天主，可是當有些把看不起人的目光注射到我身上時，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寒酸。我會這樣想：假如我有了錢，我也要做幾件質料好的、時新樣的新衣服，省得別人鄙視了。真的，我的那種“天主只喜愛靈魂純的人，絕不計較他們的衣服華麗不華麗”的信念也搖動了，社會的力量

是多麼大呀！人們的無言的眼光是多麼怕人呀！這種情況，現在也並不兩樣，只是倒一個個兒罷了。比如說吧，現在我們教友中，也並不見得沒有一個不喜歡浮華的人了，可是我在這幾次進西開聖堂的時候，並沒有看見有穿奇裝異服的人，這為什麼呢？我想大概是因為現在的社會已經“以奢侈為恥，以儉樸為榮”了，再說明白點，就是在艱苦樸素的風氣下，個別的想要奢侈的也不好意思奢侈了。假如，現在有一個穿着奇裝異服的人去進堂，大家也一定要向他行“注目禮”，我想他也會感到不舒服的。

我到天津的第二個主日，在西開堂望了彌撒。出堂的時候，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叫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位女教友。看着似乎有點面熟，可是記不起她是誰來了。再看她外面穿的是布棉襪，裏面穿的是一身布工作服，當我用疑問的眼光看着她的時候，沒等我問，她就先開言了：“我是×××，你不認得了嗎？”經她這一說，我猛然想起來了，她就是我上面所說的那位望一台彌撒換一套衣服的女教友。嚇！變化太大了，使我感動極了。我緊緊握住了她的手，可是話不知

從何說起了。她自己向我介紹從，去年下半年起，她已經參加社會工作自食其力了。又因我表情的驚奇，不住地上下打量她的穿着打扮，她似乎有些回憶地向我說：自從天津解放以後，她因為沒有“外務”（指奢華習氣），也就更能專心恭敬天主了。她還說，現在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需要大批資金，資金的主要來源之一，那就要我們全國人民節約，一點一滴的節約也是好的。她說，節約，不但對國家有好處，對我們的靈魂肉身也都有好處。以往爭名奪利，還不是為了肉身的享受嗎？爭名奪利就免不了要犯罪，那麼靈魂也就不乾淨了。她說，她自己親身經過了兩個社會，她深深體會到：過艱苦樸素的生活，是容易和耶穌接近的。

我就要到外地工作去了。這次在天津耽擱的日期雖然不多，可是我由於進西開堂所看到一切情況，使我領悟了好多的道理，尤其是上面所說的那位由奢侈一變而為儉樸的女教友給我的教育很大。俗語說的好：“敗子回頭金不換”。我替她祈求天主賜給她毅力，使她現在的艱苦樸素作風永遠堅持下去。

對國家的一點小貢獻

天津市愛國會常務委員 吳東辰

自從政府號召增產節約之後，全國人民風起雲湧的響應這一號召，尤其是產業部門，都是千方百計的克服一切困難，設法挖掘潛力。關於這種新聞報導，展開每日報紙，觸目皆是。為了祖國建設，萬眾一心，以忘我勞動之精神，不分晝夜努力鑽研。思及於此，想起十五年前在故鄉一件事情：

某次，在暴風雨之後，看到圓圃所種的蔬菜俱被颶倒，當時要想扶植起來，必須用麻綑綁，但在事先沒有準備，擬以茅草代替，所以尋到園側水坑崖上，見堆有棉杆，乃剝皮試用，因之發現棉杆內的纖維堅細而富有彈力。

這一發現引起我的興趣，當時作了一些試驗。彼時正在敵偽時期，所有物資都被統制，一切均感缺乏，尤以麻袋為最甚，蓋因印度的麻和麻袋不能進口，雖然有用青麻代替者，但質量不高。我發現棉杆內的纖維後，認為可以用來製麻袋，乃籌劃建立簡單工廠，一面派人下鄉宣傳剝製，同時大批定購棉杆。但因資金不足，力莫從心。為了

達到目的，遂向友好倡議集資，但都惟恐失敗不肯嘗試。我又向某公司協議，擬藉其資金以為合作。不意某公司背信棄義，於探知剝製方法後，即單獨進行。但他們所收購的都是未脫膠的乾皮，運到市內後即以火減脫膠，採取這種辦法，不但成本過高，而且因為乾皮易碎，不適用於製造麻袋，結果失敗，仍當燃料賣出。其實最簡易辦法是在棉花收穫以前，割下棉杆束成小捆，浸置水坑或水溝中，經過數日檢驗一下，如已脫膠（俗說漚熟），搭撈上來，進行剝皮，束成小把，就地洗滌泥垢，揉掉膠質，即是金黃色的纖維。用這種簡易辦法，就會使成本降低，還沒有損傷。棉杆有多高，纖維就有多長，毫無損耗。用於製麻袋、打麻繩，均所適宜。

另外還有一種生剝的辦法：棉杆不用水浸，經過軋或砸以後，就能剝下。這種方法更為簡便，不過生剝只能剝下根及莖，而枝梢則易損折。這樣剝出來的纖維只能用為編橐包、織糖席或做茶葉囊等。

上面所說兩種辦法，均經試驗。還有未曾經過試驗的一種辦法，即前述的某公司所採用的火碱脫膠，但是專爲剝製熟纖，則成本過高，不經濟。若用這種辦法，必須設有提煉膠的設備，則可多出一種副產品。

如今已事隔十五年之久，此次因感於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之突飛猛進，全國人民兢兢業業爲祖國獻身之熱情，乃思將此自私已久的一得

之愚，貢獻於國家，聊盡公民的職責於萬一。因此在去年，曾不揣冒昧向河北省商業廳上了一個建議，說明剝製棉杆纖維的辦法。上月接到河北省供銷合作社來信，略謂：“轉到來信，所提意見很好，我們完全同意。現在我們正這樣作。”私衷頗感自慰，因而也體會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今後我一定竭盡棉薄，以期對國家更作出較大的貢獻。

“宗教對人民在歷史上並非毫無積極意義”

哲學家馮定一年前著了一本“平凡的真理”其中第45節曾說過：“宗教對人民在歷史上並非毫無積極意義”。出版後，有人批評，認爲缺少科學的嚴密性。馮定在“讀書月報”2月號答覆道：

“我覺得這問題尚值得討論。我在這節裏爲了說明這個論點，本來就是很慎重的。我在本節中認爲本來已經非常迷信宗教的人民，如果革命者將某些本來多少具有進步意義的教義，作進步的解說，因而在有利的客觀條件下，起了發動羣衆的作用，不要將積極意義‘說得過份誇張，超過了上述這樣的範圍’，那麼就不能說是毫無積極意義的。由今觀之，我說的倒是太過慎重了。現在在我國，特別是宗教擁有廣大羣衆的國度裏，的確還是許多進步的教徒，根據‘進步的’教義，在號召教徒們進行進步的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如擁護和平，消滅貧困，以至在社會主義國家裏號召愛國等等。在中東許多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裏，人們曾根據古蘭經中‘當弱者被欺凌時要反抗’一句話，來號召教徒們反對殖民主義，因而增強了鬥爭的聲勢。這些都是很足證明上述論點的現實例子。”

各地 簡訊



太原李德華代總主教等 當選人民代表

山西省太原市於1956年普選期間，我教會神長教友當選為太原市第二屆人民代表的有：李德華代總主教，市愛國會陳隨主任和田承維教友。

當選太原各區人民代表的有：南城區邢化民神父、王鳳卿教友，北城區劉德泰神父、秦志儒修女、冀成炳、王世英和張學德教友，市郊晉源區王世偉神父，萬柏林區董懿神父等。

山東荷澤成立教區愛國會

山東省荷澤教區天主教教友愛國會，經過八九個月的籌備時期，於2月10日正式成立。

出席教區愛國會成立大會的，有各縣選出的35位教友代表，和特邀的其他教會的代表人士參加。

荷澤專員公署專員，在大會上

作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報告。到會代表們，就這一報告會進行了討論。

最後，大會認真地選舉了宋登文神父為教區愛國會主任，李明同神父、楊一武教友為副主任。

王其威神父到石家莊作 傳達報告

中國天主教教友愛國會發起人保定教區王其威神父於2月23日向石市神長、修女和部分教友傳達了中國天主教教友愛國會預備會議的精神。與會的神長教友，於當天下午討論了王神父的傳達報告，神長教友對於最近即將召開的中國天主教教友愛國會成立大會一致表示擁護和支持，並保證以實際行動向大會獻禮。石市劉安正副主教提出，為迎接和預祝大會順利進行作大彌撒一台，並號召在座的神父，每人為大會獻祭一台。

九江愛國會安排季度工作 召開青、婦教友座談會

江西省九江市教友愛國會於2月13日分別召集了青年、婦女教友座談會。對青年教友本季度工作作出安排：着手組織青年教友學習

時事、政策，加強聯系訪問與宣傳，舉行野遊和參觀南郊農牧場。婦女教友座談會提出為進一步開展教友婦女工作，必須加強與婦聯及各界廣大婦女之聯系，積極與各界婦

女一道參加學習和各項社會活動，為建設社會主義而一致奮鬥。座談會選出了孫秀芸修女（市醫院護士、愛國會委員）為出席市第七屆婦代大會代表。



捷天主教和平組織抗議奧禁止世界和平理事會在奧活動

據新華社消息：塔斯社布拉格 2月16日電：據捷克斯洛伐克通訊社報道，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徒保衛和平全國委員會主席團發表聲明，對奧地利禁止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在奧地利活動提出抗議。這個委員會呼籲所有的天主教徒和所有善良的人們對奧地利當局表示抗議和要求他們改變自己的決定，允許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仍舊在奧地利境內從事維護世界和平的活動。

★ ★ ★

波蘭照顧病人的宗教要求

據波蘭駐華大使館出版的“波蘭新聞”總 339 號（1月 9 日）報道，波衛生部發出指示，對在醫院及療養院的病人要給予宗教習慣上的照顧。醫院與療養院當局將和主持醫院小教堂職務的神父取得聯系，使神父有權到病房中的病人那裏去，神父的報酬由醫院經費支付。醫院的行政部門應使神父在進行宗教儀式時不受到妨礙，另一方面還要注意不要違犯信仰各種宗教或不信宗教的病人的信仰自由原則。

★ ★ ★

南越吳庭艷政權迫害神父教友

據新華社河內 2月23日電，據萬象電台廣播的消息說，西貢的天主教神父胡文偉在西貢大教堂的一次彌撒上，號召天主教徒抵制吳庭艷的“國會”議員補充選舉，原因是“教徒被虐待，許多神父被監禁”。

通 功

新亡者

鄭	若	望	(65歲，河北安次人)
賈	瑪	利	亞 (72歲，山東濰縣人)
王	若	翰	(62歲，河北河間人)
張	瑪	利	亞 (58歲，江蘇鎮江人)
田	若	瑟	瑟 (63歲，陝西寧強人)
王	若	瑟	(49歲，山東費縣人)
袁	瑪	爾	大 (71歲，安徽炳輝人)

年

李方濟各沙勿略
毛瑪利亞
唐多默
季若望
劉若達
瑟望陸

請衆信友

爲彼祈求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發起人（擴大）會議會場全景。

左方起立發言者：陝西監座教區李伯鴻主教，右方坐者：籌備處作關於籌備處半年工作情況及關於成立全國性愛國會意見的報告。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